

花季雨季全集 ● 纯情卷
枕边小品：

枕边小品：
花季雨季全集

纯情卷

文飞扬 编译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枕边小品：花季雨季全集/张海修，蔡莺策划 文飞扬编著.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 07 (2010. 08 重印)

ISBN 978-7-80699-473-3

I. ①枕… II. ①张…②蔡…③文… III. ①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1796 号

责任编辑：李金秋

枕边小品：花季雨季全集

张海修，蔡莺策划 文飞扬编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政编码：150090 电话：0451—82380850

E-mail: hrbcbbs@yeah. net

网址：www. hrbcbbs. 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30 毫米 1/16 印张 48 字数 720 千字

2010 年 8 月第 2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99-473-3

定价 368. 00 元 (全四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 徐桂元 徐学滨

前言



花季雨季统称指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一般包括年龄是 14 岁至 18 岁，也就是处于中学阶段的学生。花季雨季表示青春如花绽放的美好年龄，而同时心理也是比较敏感脆弱的阶段。

但是，狭义的花季指的则是 16 岁，雨季则指的是 17 岁。

16 岁，虽非完全无忧无虑，但是人生的许多重要烦恼还没有列入思考的范围，这时一般被称为人生的花季，意思是纯洁与美好啊！

17 岁，事业问题，感情问题，责任感开始在一个人的人生中出现，并逐渐被强化了，这是成长的必然过程，总会出现很多感情的波折，就像一场美丽的春雨，充满了多思的季节。

18 岁，是流行困惑、易被斜风细雨淋湿稚嫩心灵的年龄，是充满幻想、迎接挑战的年龄。人生才刚刚起步，有时喜欢怀旧，常常怀想小学、初中的同学少年，怀想逝去的少年时光，往往怀旧的情绪如同暮春的潮汐一般轻轻缓缓地拍打着心灵的堤岸，微波涟涟，思绪缕缕。

18 岁，成长才刚刚开始，外面的世界很大，远方的路还很长，此时，微笑、泪水、欢喜、叹息，都是第一次，对这弥足珍贵的第一次，一定要记得珍惜，因为美好的时光总是最易消逝，说走就走，失去了永远不会再来。

步入花季雨季，此时都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记忆力强，情感丰富，简直是时代的希望所在。但由于此时是身心健康趋于定型的时期，是走向成年的过渡阶段，亦是身心意识萌发和发展的时期，往往心理发展和生理发育不同步，具有半成熟、半幼稚的特点。所以，此时是心理素质发展的关键阶段，容易产生心理失误，甚至心理滑坡，应该



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总之，我们一定要微笑着走过花季雨季，迎接属于我们自己的阳光，采撷属于我们自己的果实！

花季雨季，是因为这个年龄如花一样烂漫、如雨一样缠绵，因此总是那么纯洁、那么美丽！因此非常值得我们珍惜。

花季雨季，是生命的真正开始，因此，我们要勇敢地争夺属于自己的那一片阳光和雨露，开创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当然，面对人生的开始，或许怒放在高枝接受镁光灯照耀和咏叹的只有那么几朵，更多的却是绽放在田间土地上很不起眼的小花，但生命一旦绽放，就要如野花般努力开放，哪怕是生长在最阴暗最贫瘠的地头垄边或荒岭山头，也要无所畏惧地开放到底，哪怕只剩下最后一花瓣。

花季雨季，是无怨的青春，无悔的青春，好像早晨的太阳，她容光焕发，灿烂耀眼，所有的阴郁和灰暗都遭到她的驱逐。

花季雨季，是蓬蓬勃勃的生机，是不会泯灭的希望，是一往无前的勇敢，是生命中最辉煌的色彩。

花季雨季，这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季节，这是一个爱拼才会赢的季节。也许过去或多或少的痛苦与忧郁会占据青春的思绪，但是，过去的早已过去，失去的早已失去，不要为早已过去的和早已失去的而悲伤悔恨，它毕竟不属于现在，让脑海封锁记忆，在风雨中站起来，找回执著，不要说放弃，请相信：前方总会有阳光，追求总会有希望！

为此，我们特别编辑了《花季雨季全集》，包括纯情卷、温馨卷、浪漫卷、心语卷共四册，每篇文章都精短美妙，温馨生动，真挚感人，愉悦心灵，非常具有可读性、欣赏性和启迪性，是广大青少年朋友阅读和珍藏的良好版本。

目 录



我的小人书时代	梅 儿 (1)
寻找星光	饶雪漫 (2)
哥哥的朋友	朱爱勇 (13)
水做的青春	素 素 (15)
借我的书该还了吧	韩 晶 (17)
情到深处	方 圆 (18)
童 年	于春艳 (19)
朝花夕拾	杨 柳 (20)
美丽一瞬	雨 晴 (21)
烦恼的青春	张元媛 (22)
纯净岁月	王有志 (24)
与美丽无缘	吕晓懿 (26)
快乐原则	皑 冬 (27)
别把梦锁上	刘 谦 (29)
落叶的枫林	吴 伐 (32)
九粒白胡椒	佚 名 (34)
无声的遗愿	何玉新 (36)
少年往事	王延昌 (37)
天 真	赵功强 (38)
盼着雨来	陈 勇 (39)
往事如歌	张兰允 (40)



寂寞的时候	毛 夫 (42)
相望的树	雪人儿 (43)
祝福文娟	佚名 (44)
踏 雪	齐世明 (47)
伞下的记忆	罗 庆 (48)
美丽清新的我	木 玉 (49)
对月而歌	谭凤祥 (49)
一帘风月闲	刘 谦 (50)
今晚真的会下雨吗	默 儿 (53)
为爱守候	戈 丽 (55)
在冬季等候	蒲云飞 (56)
风 铃	杨 桦 (57)
生命从十八岁开始	钟 婷 (59)
寻找港口	陈 勇 (62)
等 待	刘源来 (63)
今又落雨	谢 华 (64)
相遇在小巷	缪 人 (66)
十六岁的冬季	曹 敏 (67)
走出雨季	曾晓琴 (68)
青春湖的涟漪	张林普 (71)
懊悔的玫瑰	米哈依尔·努埃曼 (72)
瞬间心情	张 丽 (73)
青春别样红	小 西 (75)
失明的雪季	尚红林 (76)
爱你，一生一世就够了	于丽红 (78)
不可磨灭的风景	黄伯益 (83)
毕业舞会	吴亚雄 (84)
我把我的手给你	舟 舟 (86)
星星草	紫 薇 (87)
野樱桃	未 果 (88)



十七岁的梦	赵 慧 (89)
梦里牵不到你的手	蓝 戈 (91)
流星雨	婧 雪 (92)
我是天上最远的那颗星星	蓝 戈 (93)
想你的时候	心 然 (94)
望 你	韩辉升 (94)
只缘那阳光	心 然 (95)
情人节礼物	张 颖 (96)
构 思	佚 名 (97)
为 你	陈 词 (98)
烛 心	婧 雪 (99)
微 笑	张 颖 (101)
爱的小站	李金平 (102)
为你漂泊	张兰允 (103)
白栅栏·绿草坪	盘春华 (104)
窗外，曾有一段芬芳的日子	石 枫 (105)
回望初恋	于成大 (107)
真爱离你有多远	盈 浅 (108)
误会的初恋	金 鹰 (110)
起风的时候请握紧我的手	小 语 (112)
永恒的微笑	刘绪英 (113)
爱情不回头	王绍权 (114)
心中的一朵小花	博 林 (117)
明天会更好	博 林 (118)
我的“第一道航标”	黄桂元 (120)
初恋，我心中永远的痛	薛荣君 (123)
焚心的蝴蝶	孙 砚 (125)
峰的故事	琼 赋 (128)
请给我机会，说声对不起	文 悠 (129)
少女的赞颂	丁 一 (131)



第一瓶香槟酒	张 寒 (133)
启蒙师	琦 君 (134)
瞳孔里的古城	王 鼎 (139)
花开的声音	刘 玲 (144)
有个女孩名叫婉君	刘国芳 (150)
涌出海面的微笑	金 玲 (152)
雕章女孩	张培元 (154)
唱时依旧	涂 俏 (155)
初相识	何 珞 (158)
冰淇淋女郎	张元琦 (162)
远去的孤独身影	元 斌 (164)
看！星星笑了	丽 霞 (165)
那短暂而激动人心的一瞬间	余同心 (166)
不可名状的惊喜	金志昂 (169)
爱从未离开你	徐志林 (172)
天使没腿也能飞	柯亦非 (173)
一个小女孩的梦	鄂 房 (175)
现在就说：我爱你	李天涯 (177)
没做过的事	朱云林 (179)
放轻松点	乔娇丽 (181)



我的小人书时代

——梅 儿

小时家里困难，父母因为吃、穿、用发愁，从不买多余之物，小人书于我更是奢侈品了。

邻家姐弟与我要好，他们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又亲切和蔼，我便经常去他们家玩。他们家有满满两书架的书，让我羡慕不已；尤其姐弟俩那个装满小人书的格子，更深深地诱惑着我。

每每去她们家，玩了一阵子后，我总要求：“让我看会儿小人书吧。”于是他俩便把书架中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财产”倾盘放在炕上，任我挑选翻看，很快我就沉浸其中了，十分惬意。当然这种情况只出现在他们的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否则我是不会那么随便的，顶多拿两本坐在角落里默读。更糟的是，一旦我和他们闹了点小别扭，就会有几天难熬的日子。

如此这般，整整几百本小人书，我看了大半，真过瘾。我看到了头戴金箍咒的孙大圣，脚踩风火轮的小哪吒，高举狼牙棒的大小鬼，手托净水瓶的观世音，还有忠肝义胆的杨家将，骁勇善战的岳家军，计谋百出的诸葛亮，一统天下的秦始皇。至于什么《猎犬奇遇》、《蔷薇花案件》，还有什么《野天鹅》、《海底世界》、《飞碟轶事》更让我大开眼界。多少次我仿佛摇身变化为颇有道法的仙姑，或是机警干练的探长，去过天堂，到过地狱，又同外星人会面。中国传统单描手法勾勒出来的事物，栩栩如生，我又描摹它们，而后再自我欣赏陶醉。如此种种似印刻在心里，终生都不会忘记了。

小人书，是我的启蒙者。

可是，好景不长，未等我全部看完，邻家搬走了。顿感失落之后是好长一段时间的空白。

这种感觉直到家境好了起来才有所好转。父母也为我买书了，其



中也有小人书。但此时我已上了初中。我更清楚自己该朝怎样的方向努力，我也必须为此忍痛割爱。于是，小人书又逐渐从书桌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课本，不过它们依然被我当做宝贝一样保存着。

两年前，未经我允许，妈把这些小人书全部送给了邻家的孩子。在妈眼中，它们与过去很多东西一样变为垃圾了。我不好责怪妈妈，只是怀着深深的隐痛。

我的小人书们遭到了噩运。在那些独生的孩子眼中，它们是地地道道的丑小鸭。他们把它做画稿随意上色，或撕了做小飞机，或送给火炉当“食品”了。

而今，桌上排满宽宽厚厚的书，远比那些“丑小鸭”漂亮，个个装订精美：雪白结实的纸张，丰富多彩的衬图，设计别出新裁，封面还压着膜，越显华丽。只是，它们身上没留下我多少指纹。

一日我偶发神经，一心要买几本小人书看，而转过大街小巷大大小小所有书店，满眼彩色连环画，卡通读物，价格也贵，哪有“丑小鸭”们的身影呢？

两手空空走在路上，一种东西堵塞住胸口。也许，小人书真的与我永别了；也许它们真的从这世上消失了，只留一段记忆给我。

现在，我一直念着和小人书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寻找星光

——饶雪漫

—

叶弯是个爱做梦的女孩子。

用她的话来说，我和她的相遇是“九月一场悲哀的约会”。

那一天天气很好，我沿着青少年宫高高的台阶拾级而上。灰色的



教学楼远远地立在眼前，刹那间我神情恍惚，不敢去想也不愿去想等待着自已的将是一年怎样的生活。初秋的阳光温柔地倾注漫射开来，四周都洋溢着和平景象，但我心中一片冰冷，我知道这阳光是不属于我的，落榜的我已经将这温暖完完全全地错过了。

书包重重地压在肩上，很疼。从小到大就喜欢背大大的书包，任它在肩上荡来荡去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特别是高三的那一年，听铅笔盒在里面撞得砰砰响，仿佛在不停地昭示我十年寒窗就要结束而外面的世界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心里的感觉真的很美很好。可是现在呢，我只觉得压在自己肩上的是一份吉凶未卜云遮雾障的未来，压得肩很疼。

还记得放榜那天是个扇了风扇仍然热得人汗流浹背的鬼天气。妈妈把我搂在怀里不停地安慰我说不要紧不要紧的我们可以从头来过。可在她怀里的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儿时的温暖，而是让我逃不开的压抑和内疚。隔着一层泪水看她，妈妈真的老了，脸上是那种怎么样也掩饰不住的忧伤和苍老。那一刻我恨死了我自己。不是我不小心，但我还是失手，打碎我自己的梦，也打碎了她和爸爸的梦。

写着“青少年宫高考文科补习班”的白底黑字的木牌斜斜地靠在教学楼三楼的墙边，我审视了它一两秒钟，知道它将无声无息地葬掉我一年的欢欣和喜悦，在我已失去所有骄傲的心里，它就像墓碑一样。

坐在教室里，我敏感地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地互相观察，眼神仓仓促促地来仓仓促促地去，却明显地交流着一种同甘苦共命运的激情，毕竟都是曾在高考场上冲过锋陷过阵却不得不含泪败下来的勇士啊。

“我们换换位子可以吗？我习惯靠窗坐。”同桌的女孩子突然求我，还轻轻拉了一下我的袖口。我转头看她，捕捉到她脸上闪过的一抹我不忍拒绝的渴求的神色，于是我没说什么，起身与她换了位。

“多谢多谢！”她连声谢我，趴到窗口去不知看什么地看了一下，这才坐下来笑眯眯地对我说，“我叫叶弯，弯弯的叶子。”为了让我更明白一点，她一面说还一面用手指划了一道弧形。

“你呢，你叫什么？”她问我。

“傅冷。”我回答她，然后我注意到她的眼睛，很深很美，不知为何我便不可遏制地想起家乡的那条小河，河岸边柔柔的细沙以及夕阳



西下时轻轻抖落的金色光芒。

哎，也不知自己选了这个补习班究竟是对是错，爸妈是希望我回原校插班复读的，那是全市最著名的重要中学啊，看看校门你便可以想象到里面藏了多少的骄子正雄心勃勃地准备着天南海北地去闯世界。

一切有关读书的记忆仿佛都是从初二开始的。那时爸妈仍留在家乡工作等待着调动，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地闯到这个城市里来，寄居在亲戚家里。一个女孩身边本应有着另一个女孩子，彼此述说着内心温情的秘密依偎着长大，但是环境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同班的女孩们就是从那时开始念琼瑶三毛亦舒，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某个打窗前摇摇摆摆走过的男生，开始红着脸去享受那份初始的青春的。的确是快乐悲伤骄傲迷惘都可以自由自在摆在脸上当做一种享受的年龄啊，我却背了大书包不知疲倦地念书，唯一目的便是为了能考上那所重点，好慰藉远方父母思念而又期待的心。

只是现在说什么也不能回去了。我怕，怕迎向我的面孔上全装满了那种让我愤怒的同情和安慰。没人能想到我会落榜的，没有人。

我想起高中时的班主任，发榜的第二天她就来看我，还提来一大篮苹果。关在我的小屋里，她给我讲了一大通“胜败乃兵家常事”之类的通俗易懂、挺能让人接受的道理。风扇在微黑的空间里吱吱地转动，我在不知不觉中不停地点头。毕竟这还是三年来她第一次与我这么谈心，以前从不，见了我只是温和地赞许地笑笑，像我这样的学生应该是她眼中顶好顶好的用不着谈什么的人。只有早恋的男生女生最怕她，稍有点风吹草动准能被她迅速地捕捉到，用她的话来说便会被找去好好“聊斋聊斋”。据说她的绰号“雷达”便是这么来的。

妈妈留她吃晚饭，坐在我家的饭桌旁，她一下子红了眼圈，说是她班主任没做好，连我这样的优等生也栽了跟头。爸妈连忙齐声说怎么能怪你怎么能怪你呢，是我们阿泠自己不争气。后来他们就讨论什么“心理素质”的问题。我无语，心里就像一直有一把弯刀正在松一下紧一下地割着疼。

那时还是夏天，高楼大厦空隙里的那片天空看不到一颗星星，夜风吹来，硬硬地打在脸上。我就一遍遍地在心里问自己：泠，你真的有勇气从头再来吗？



二

接下来便是昏昏沉沉的深秋。

很难见到晴朗的阳光，天空总是惨惨淡淡的一片灰色。复读的日子就这样好一天歹一天地在经意和不经意间滑了过去，只是当我感到自己又一次落进了鲁迅甲午战争本初子午线函数所组成的密不透风的网里时，我才觉得自己是越来越不懂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了。

在我们的教学楼的顶部，是一块空旷的地方，站在上面可以俯瞰到大半个城市的风景。我最爱在课余时间爬到上面去看书，不看书时，俯在石栏边看那片灰蒙蒙的天，什么都可以想，也什么都可以不想。

那天下了一上午的雨，直到中午才停，雨不大也不急，徐徐缓缓地落下，像落着什么忧伤的旋律。地理老师带信来说有急事，下午的课改在晚上补。给爸爸打完电话后我就拿了本《世界历史》到楼顶上去背。

上去后发现叶弯也在那儿。我看到她的背影，穿了一套牛仔装，长发却柔顺地披在肩上。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怦”地响了一下，觉得那是属于少女时代的某种东西，可是我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其实叶弯常常带给我这种感觉，同桌两个月，话虽不多，但我看得出她是那种活得很自由自在的人，而且那份自由自在在我的身上是从来也找不到的。叶弯最大的特点是爱唱歌，一下课便任自己的歌声在教室里肆无忌惮地荡来荡去，高音上去时她的声音很美，清纯纯的像正在欢快流动的春天的风。

我不由地走到她身边去，想看看她在做什么。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她竟然在哭，眼泪大滴大滴地沿着脸颊无声滑落着。我慌忙扭过头去，那感觉就像高二时有一次上数学课，我不经意扫到同桌潘莉的几行日记一样，脸刷地一下就红了。

我站在那儿，不知所措。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安慰她几句呢？这方面我的确是没有经验的。中学六年，友谊对我似乎都只意味着见面时的点头微笑或课间的随意打闹，自己不会诉苦，也没人对我诉过苦。

怔了好一会儿，我从兜里掏出手帕来递到她眼前。手帕是才洗过的，还隐隐地散发着香皂味。她迟疑了一下接了过去，我没再看她，



悄悄地下楼去了。

坐在教室里，却怎么也看不进去书。叶弯满脸泪痕的脸老在脑子里飘着，究竟有什么事可以令洒脱的她如此忧郁呢？我猛然想起开学后不久语文老师曾在课堂上提问过她，说她喜欢写诗，前不久才在全国的什么诗歌比赛中拿了奖。或许写诗的人骨子里都是这么多愁善感吧，我想。

记忆中自己哭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高三那年的元旦，明信片一下子送得满天飞，连平日里有矛盾的同学也在一张卡片上堆砌出一大段祝福之辞来互赠。我也不得已卷入了其中，当时真是迷信得要命，天真地认为祝福越多高考便真的会越顺利。有个戴眼镜的被别的女生称作“酸菜”的男生在卡片后面为我写了一段长长的与众不同的话：“你的确是一个公认的出色的好学生，遗憾的是这份‘出色’对你来说是堵可悲的墙，隔着你的心与别人的心。所以祝新的一年中你能找到真正的友谊——那才是你最需要的东西。”

这段话狠狠地刺痛了我，没想到连不熟悉我的人都能看到那些被我刻意忽略了的深深的孤独和寂寞。回家看到书桌旁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参考书和试卷下露出的日记本的一角，便再也忍不住地伤心地哭了。恰好那天表哥来串门，见我哭成那样便说：“都快成大学生了，还像小孩子一样山穷水尽地哭什么呢。”我听了就没头没脑地冲他喊：“你知道什么，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不考了不考了退学算了。”

嚷完了唯一的选择还是只有静下心来读书，阿Q一样对自己说友谊有什么用呢。就这样忍着内心的焦渴一夜夜地让桌前的灯光无休无止地燃烧。特别是在夏夜，总有一些小虫飞来飞去丁丁当地撞在灯面上，我便想象那灯光是火，而我正在里面悲壮地涅槃，醒来时便已置身于外面的世界了。

如今想起，恍如隔世一般。只是那个男孩子，听说他现在正在南方某所大学继续着他的学业。此刻我真想知道，当南方热情的阳光炙热地翻晒他古老的梦想，当习习的海风轻柔地吹动他年轻的思绪时，他仍能想到我吗，一个他认为相当出色却相当孤独的最最需要友谊的女孩子？

到了吃饭的时间，叶弯才回到教室。从她的脸上我找不出一丝哭过的痕迹。把手帕还给我后，她简单地说：“去吃‘担担面’怎样？我



请客。”

那是一间很小的偏僻的面铺，四周静极了，桌面上铺着洒满了淡紫色小花的桌布，无名的音乐远远地远远地飘过来，是忧伤的令人想掉泪的曲子，像上午的那场雨。

叶弯道：“谢谢你今天没劝我。”

“我以为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哭的。”

“是吗？”她浅浅地笑了，摸摸自己的脸说，“高中时也这样，我稍有点不开心他们便说我摆出一张为赋新词的面孔来。”

“听老师说你写诗？”我问她。

“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不喜欢诗不照着写几句的，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高一高二时还写小说呢，又长又厚，全是少男少女相识相爱含泪挥别的故事，除了自己没别人看过。”她直率得让我惊讶。“全是编的。”她说。

“后来呢？”

“后来成绩就那样写下去了，怎么抓也抓不上来。倒是你，次次做题我看你滴水不漏的，干嘛也复读？”

我说我不知道，稀里糊涂地便被命运推到这条路上来了。

“那你高一时在想什么？”她很感兴趣。

高一？或许高一该是我十八年来理想最明朗的时期吧。“背《牛津字典》。”我对她说，“那时我想做翻译，我认为翻译比较有可能周游世界。”

叶弯听了哈哈大笑，过了一会儿她煞有介事老气横秋地总结说：“年少时候谁没有梦！”

面端上来，热腾腾香喷喷的。“快吃吧！”她催我，“多吃几碗，我很少请客的。”

“这还是我第一次被同学请呢。”我老老实实在地说。

她抬起头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流出一种我不忍触摸的思想，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想说她理解我。

回去的路上我拼命地回想自己高二高三是怎样过来的，没有诗没有梦更没有小说的日子，理想已被磨成一句话：“上大学，上了大学便等于有了一切。”

“值得吗？”我问自己，却得不到答案。



到了青少年宫已经是将暮未暮的时分了，那间小小的卡拉 OK 厅已经开始营业，深红色的门帘重重地神秘地挂着，一个男人声嘶力竭的声音传了出来：“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叶弯告诉我她一直都想飞，冲破一切地展翅高飞。“以前写小说时有过飞的感觉，飞在梦里。”她说，“我曾耐心地等待过一个可以闯进梦里来的人，一个可以在我受挫时为我挡风雨的……boy，可是最终也没等到。”

“为这个哭？”

“怎么会！”她说，脸色却又黯淡下来，“只是心里闷得慌，整天都不知自己在做什么。青春稍纵即逝啊，我怕什么也留不住。”

听着叶弯的话我突然间觉得我还没有长大，我甚至从来没纵容自己去幻想一个穿什么衣服有什么样眼睛鼻子的男孩子。十六岁时看过一本书，上面说女孩要是从来没有过对白马王子的幻想她的青春是残缺的。从那时起我便知道自己拥有的是一份残缺的青春了。现在想那无数个心甘情愿地埋进书本、埋葬心中那片蓝蓝天空的日子，不知怎么觉得自己挺蠢。

地理课时我老走神。也许叶弯说得对，青春易逝啊，怕只怕时间会取走一切精品，一个女孩美好的未来和洋洋洒洒的希望，只留下过境的风和呆板得让人发疼的寂寞。

可是我该怎么做呢？

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三

那张广告不大，但挺醒目，大红的字招摇过市似地贴在广告栏里。

叶弯站到它面前饶有兴趣地研究了半天后斩钉截铁地对我说：“阿冷，这次说什么也得去试试。”

广告是青少年宫那间卡拉 OK 厅贴出来的，说是要招一名女主持人，条件是身高一米六以上，五官端正普通话好，有优美的歌喉。

叶弯说她等待这机会等了好久了，只是不满意那广告，写得像征婚启事似的。

我告诉她自己的事自己要想好，元旦这几天一过期末考就迫在眉